

# 埃及留學記

## ——尼羅河畔繽紛

●定中明（國立政治大學教授）

### 看法魯克繼任埃王

當時埃及的國王名叫福瓦德·Knig Fuwad Ahmed I (1968-1936) 一世，一九一七年繼乃兄蘇丹侯賽因 Sultan Hussien Kemal 為埃及之「赫狄威」Khedivi「統治者」，一九二二年正式改稱埃及國王，在位十九年，其先祖穆罕默德阿里一世 Muhammad Ali The Great (1769-1849) 原為阿爾巴尼亞人，為鄂托曼帝國埃及總督，為人雄才大略，曾聚殲「奴隸王朝」諸酋而滅之，自建「赫狄威」Khedivi 王朝，整軍經武，勵精圖治，不數年擴展其勢力至外約旦、蘇丹及紅海南岸，一時聲勢浩大威震鄂托曼土耳其帝國，竟迫其承認其埃及之獨立王位，自一九一四年英軍佔領埃及後取消此尊號改稱蘇爾坦 Salten（俗譯蘇丹·誤）。

一九三六年的初夏（確切的月份與日期已不復記憶）埃及政府及皇宮正式宣佈國王福瓦德一世駕崩，全國下半旗誌哀一個月，全國人民均表哀痛，依照回教律例，宜速葬，不宜久停，乃於三天之內舉行國葬，儀式簡單，莊嚴而肅穆，備

極哀榮。

當時埃及的皇太子（王儲）法魯克 Farouk 正在英國皇家學院唸書，當時他才十六歲，尚未達法定年齡不能繼位，所以法魯克回國奔喪，迨國喪一個月結束後首先舉行登基繼位大典，但政務則由皇室、元老、大臣所組成之攝政委員會臨時代理，迨其年滿十八歲時才正式加冕親政，當時埃及全國熱烈慶祝，盛況空前。

法魯克為福瓦德獨生子居長，其下有姊妹四人：弗姬葉 Fouzyeh，法以則 Faizeh，魯給葉 Raugyeh，法特息葉 Fethiyeh。兩對姊妹花，皆亭亭玉立，楚楚動人，他們的生活動態，常常見諸報端，並且時常與當時英國皇室的一對姊妹花——伊利莎伯，Princess Elizabeth（即英國現任女王），瑪格羅特 Princess Margaret，兩公主的生活照片並刊，因她們的年齡相仿，頗引人注意。法魯克後來繼任埃及國王，花邊新聞最多，容再詳述。

民國廿年間（一九三〇年代）正是我國內憂外患相互交逼，國步最艱苦的時代，我中央政府

（三）（本文插圖刊第六頁）

「攘外」的最高策略，全力執行，那時中共已被圍困在延安一隅，國民政府在軍事方面已派重兵進駐西北，並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共總司令部」蔣中正委員長兼總司令，張學良任副司令率東北軍佈緒停妥，眼看勝利在望。中共乃利用張學良失去東北老家之失意心理，進行煽惑離間詭計，以迫協中央共同抗日為口號，進行統戰陰謀，張氏年輕心浮，不察內情，竟為所動，乃於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協同楊虎城所部以武力劫持前往西安鎮撫之蔣委員長於華清池，造成震驚全球之「西安事變」大事件，幸因中央處理得當，張氏發現蔣委員長公忠謀國之真誠，自知孟浪，幡然悔悟，親自護送蔣中正伉儷飛返南京，接受國法制裁，蔣介石以其深明大義，將功折罪，不究既往，張學良現已年逾九十往事如夢，目睹中共陰謀，赤化神州，此段艱辛歷史，張氏應為國人現身說法，明白交代，以提醒國人對中共之謀我野心，在台國人尤應平心三思，萬不可一廂情願，重蹈覆轍，自投羅網！

當時身在埃及，心繫祖國，對於國家的大事至為關懷，因為身在異邦，才更感覺到國家民族

生存獨立之重要，國勢強則受人尊敬，國勢弱則受人輕蔑，至為現實敏感，那時國際資訊尚未發達，雖已有廣播，因相距太遠，且我們無力購置收音機，本地及國際新聞均祇能靠當地的晨晚報紙供應，深感焦急與寂寞。

### 西安事變餘悸猶存

「西安事變」發生後我們還矇在鼓裏，毫不知情，第二天埃及金字塔日報才公開報導，也非大字頭條新聞，同學納子嘉（名忠後任中央大學教授）看到這條消息後，如受電觸，驚惶失措，不覺大聲叫喊，不好了！不好了！你們快來看哪，蔣委員長被中共劫持了，這怎麼得了呀！同學們群集搶看報紙，然後大家默然無語，垂頭喪氣，如喪家之犬，六神無主。大家只有面面相覷，淚眼相望，徒歎奈何！那幾天的情緒，真如熱鍋上的螞蟻，焦灼痛苦煎熬的心情，絕非筆墨所能形容，國家命運前途祇有依托真主昂拉默佑了！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廿七日我們看見報載蔣委員長夫婦平安脫險，返抵南京的消息後，欣喜若狂，立刻齊聲高呼蔣介石元帥（外電均以 Marshal Chiang Kai-Shek 相稱）萬歲，中華民國萬歲的口號，同學相互擁抱，喜極而泣，那種場面真是無法形容，我們這時不約而同地結隊前往我們新近成立的領事館，拜訪邱祖銘領事夫婦，他們尚未起床，廚司開門，我們一擁而入，大聲喧嚷，激動地報告消息。邱領事伉儷著睡袍出來相見，聽此好消息，亦非常高興，旋去更衣，然後出來邀請我們大家共進豐盛的中式早餐。我

們過於興奮，乃縱情談笑，精神之愉快，心情之輕鬆，如獲大赦。邱領事夫婦亦與我們同桌，不時以茶代酒，與我們共同舉杯，遙祝蔣委員長政躬康泰，中華民國國運昌隆。

我們辭出領事館以後，餘興未盡乃結隊沿人行道向國家公園進發，手持國旗，高呼口號，引起路人注目，佇足而觀，我們說：蔣介石元帥獲釋了，中華民國必將戰勝一切敵人，我們一群中國學生的愛國情操為路人所肯定，紛紛與我們握手致賀，表示同情，我們在公園裏又繼續高聲演講引起遊人圍觀，因為那時埃及人乃至所有中東阿拉伯人或回教國家人民的民族主義思想澎湃了，對於我們的愛國行動無不寄予深切的同情與支持，很容易打成一片。我們鬧了差不多一整個上午，然後才返回學生部休息。這一段驚心動魄的中國近代史的大事給我們的印象太深刻了。

### 雲南才子開羅受窘

大約在民國廿五（一九三六）年的夏季，我國山西省回教領袖馬君圖先生（歷任山西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等要職，為人耿介清廉，學養俱優，頗受山西省主席閻錫山的倚重）。應當時巴勒斯坦回教最高宗教領袖穆夫迪侯賽尼 His Eminence Sheikh Amin Hussein-Grand Hwiti of Palestine 之邀請參加在耶路撒冷召開之「世界回教擴大會議」，討論巴勒斯坦前途問題，馬先生因事不克分身，乃派遣其有雲南才子之稱的幕賓尹光宇先生代表出席，尹氏抵達開羅後即下榻我們中國學生部臨時作客，嗣因辦理巴勒斯坦

入境簽證遭到英國代管當局的留難，拖延兩個多月後終未獲准而快然返國，大會亦未開成，英人仇視回教袒護猶太人的心態，於此可見一斑。

尹光宇原籍雲南，生長北方，屢世篤信回教，謹守教規，篤踐力行，為一標準穆斯林，而中英文造詣均佳，博古通今，能言善辯，精明強幹，中等身材，微胖，上唇蓄小鬚，當時年約卅餘歲，平時閑靜寡言，不苟言笑，表面上看去，似覺很嚴肅，但一經接觸，方知他和藹可親，以其才氣縱橫，儕輩多以才子稱之。

尹光宇雖信奉伊斯蘭教，但從未旅居阿拉伯或回教國家，對於回教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不甚了解，再加他的個性固執，自尊心特強，所以初次出國與阿拉伯人交際，往往感到格格不入，有時甚至造成一些尷尬的場面，令主客甚為難堪，我們在場作陪的人啼笑皆非，茲憶述一二實例於后聊博一笑！

#### 擊重掌，厲聲抗議

中國留學生部位於開羅舊城的新社區之學校街，文化氣氛很濃，有很多大學教授；中學教員，新聞記者，作家等居住其間，我們後面的鄰居有位大學教授叫立德旺博士 Dr. Ridwan 為人非常豪爽熱情，對我們中國教友更為親切。有一天來訪，經我們介紹認識了雲南才子尹光宇先生，尹的教名（阿文名字）叫蘇來曼，我們尊稱他為博士 Dr. Sulaiman Yung 他們兩人在學生部部长沙汝誠博士的臥室中以英語交談，談了很多有關回教世界的問題。彼此交換意見，立德旺博士也詢問了很多，關於中國的回教情形，彼此意氣相

投，互相敬佩，一見如故，成爲摯友。第二天早晨立德旺博士經過我們學生部大門口，適值幾位同學陪同尹光宇站在大門口閑談，立德旺博士遠遠地打招呼，道「平安」(穆斯林見面時互道 Salam)熱情洋溢，當立德旺走近我們面前時，尹光宇伸出右手想和他握手，依照埃及(所有阿拉伯)人的習慣越是好朋友，老朋友，見面時兩人要用力地相互擊掌作聲越重越好，才表示親熱夠意思。立德旺博士見尹光宇伸出手來使用力打了尹氏手心一巴掌，然後再緊握他的手搖晃，尹光宇不懂埃及人習俗猛不防挨了一巴掌，以爲對方粗魯無禮，立刻抽出手來沉下臉厲聲斥責，怎可這樣無禮！弄得對方莫名其妙，不知如何是好。這時我趕忙爲尹光宇解釋這是埃及人的習俗是好意毫無惡意，並請立德旺勿怪，弄得大眾都很尷尬，這場誤會雖然化解了，但兩人的感情已告破損，劃下了休止符！由此可見民族之間的文化、歷史背景、風俗民情之相互瞭解是多麼的重要！不可大意。

長老善意竟被誤解

又有一次發生了更不愉快，場面更難堪的事故，原來我們的一位愛大老教授(他是當代古蘭經註釋學 Tafsir 專家)利巴利長者 Sheikh Jihad 對中國留學生特慈愛，把我們當自己的孩子看待，非常親切和藹。他每年齋月內總要親自到我們學生部來探望同學們一次，約我們到他寓所去共同開齋(昏禮後共進阿拉伯式的豐盛晚餐，然後閑談。有時也約幾位教授或親友作陪，是一項非常溫馨感人的師生聚會。我們每年都渴望他的邀

約，那一年的齋月的一個晚上，老教授又不期而至，受到我們全體同學熱烈而親切的歡迎，老者仍如以往親切地詢問我們的生活起居以及功課進度等，完全是家長對子女關懷的態度，令人如坐春風。這時我們特地把尹光宇請來介紹給長者，長者非常高興，透過我們的翻譯，長者詢問尹光宇很多問題，最後問尹光宇會不會古蘭經，尹光宇答稱祇會唸古蘭首章(法絳哈)及幾個短章作爲禮拜祈禱之用。一如大部份中國穆斯林弟兄一樣，談到此時一切都還算順利正常。不意一時興起，也許是爲了好奇心所驅使，長者接著說：我很想聽聽中國教胞們唸誦古蘭經的韻調，能不能請尹光宇唸一段經文給他聽聽？這時尹光宇嫌長者過於囁嚅，已有不耐之意，聽到長者又叫他唸誦古蘭經，心中十分不高興。立刻板起臉來說，我尹光宇不是他的學生，他怎能考我？我不唸。尹光宇的話雖然未經翻譯，長者早已體會出尹氏的心意，會談氣氛立刻轉趨沉寂緊張，相對無語。片刻，長者自覺無趣，起身告辭。我們躬送長者至大門口，長者對我們說：本來我打算約你們和你們的客人(指尹光宇)明晚到舍間一同開齋禮拜，共進晚餐的，但不幸發生了這場小小的誤會，只好作罷。托靠真主，等明年齋月再說吧！我們聽了異常難過。極力地爲長者解釋，希望他不要介意，多包涵。長者悻悻而去，從此沒有再來了。令我們感到非常遺憾！由此想到：一個人如果祇懂外交而無外交素養，及品德涵養要想做好國民外交工作是不夠的。尹光宇即是最好的例子！從此我們再也不敢給尹光宇介紹埃及朋友了。

對對聯，才盡江郎

尹光宇當時少年氣盛，自恃小有才氣，便不免有恃才傲物之心態，時常流露於言行之間，似乎沒有把我們這群「唸經」的留學生放在眼裡，在我們生活閑談中他不時賣弄一點才華，自鳴得意。有一天齋月裏，我們大家吃完封齋飯(清晨三點多鐘)正在喝茶聊天等待聞砲聲而封齋的當兒，尹光宇忽然心血來潮向我們說，我有一個對子(上聯)，到現在還沒有人能對出下聯來。我們說：那就請您說出來我們聽聽吧，讓我們見識見識！他便一本正經地唸道：

「回回拜回回，回回回拜」。

這句話的妙處和難處就在那個回拜的回字它是就上面的回字(動詞)當疏狀詞 Aqward 用，實在不太好對，說罷他就面帶微笑地注視我們，心想諒你們這群「赫里法」Khelifa(即舊寺院中專攻阿拉伯的經生，心存藐視之意)絕對對不出來的，這時我們同學大家都各自搜索枯腸，悶聲苦思，竟能突破「心圍」揚眉吐氣。馬堅(字子實)同學首先開口說道我有，隨即唸道：

「狒狒食狒狒，狒狒弗食」。

但弗食的弗少了毛犬旁，不行，不久，我說我找到了，便唸道：「姑姑留姑姑，姑姑留」姑姑對回回名詞留對拜動詞，姑留對回拜均爲副詞，而且回回，姑姑都含有宗教色彩可謂妙對，同學們聽後都鼓掌叫好，尹光宇這時也愣了，沒想到十幾年的絕對，居然在國外給人對出來了！他雖然口裏不置可否，但心裏不得不點頭稱



①上海伊斯蘭師範校長達浦生（前排中），哈德成阿洪（前右），宗棟堂（前左）與五留埃學生定中明（右）等合影。  
 ②中國學生部部長沙汝誠（前排中）獲贈埃大法學博士榮譽學位與全體同學合影留念。



奇，俯首服輸了。這時一聲砲響，大家立即捧手祈禱學意封齋，然後一轟而散。各自搶作小淨，準備作晨禮，結束了這場雅會。尹氏不久束裝返

國，以後再沒有見過面了。後來聽說他在中央軍校桂林分校第十五期（回教軍官訓練班）當教務長，帶領同學實踐宗教軍旅生活，紀律嚴明，成

績斐然，頗獲白長官崇禧將軍及蔣介石元帥重視與嘉許。大陸淪陷後為紅衛兵拘捕下獄，折磨而死，每一念及，不覺黯然！  
 附：不詳真前略本。